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陳文紀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_臣瑚圖禮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朱 烜

謄錄監生_臣趙廷麒

欽定四庫全書

陳文紀卷七

明梅鼎祚編

袁樞

字踐言陳郡陽夏人歷尚書左僕射

加錢歲駙馬都尉議

高祖女先適陳留太守錢歲生子岳主及岳並卒梁

世及高祖受禪追封公主將葬議欲加歲駙馬都尉并贈岳官樞為都官尚書議時以樞

議為長

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

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趣為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為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黿而醕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

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既未及

成人之禮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

授南史作校

劉師知

沛國相人歷中書舍人掌詔誥預世祖顧命以忤高宗與到仲舉等賜死

高祖靈座俠御人服議

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議靈座俠御人所服

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師知為中書舍人議當從縗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並同師知議丈阿重議乃啟取尚書左丞徐陵決斷師知又議必應縗服岐德藻景歷又議同劉舍人陵重答丈阿猶執所見乃具錄二議奏聞竟從師知

既稱成服本備喪禮靈筵服物皆悉縞素今雖無大行

俠御官事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着縗斬
唯着鎧不異此即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座須服縗
經

蔡景歷議

雖不悉準按山陵有吉凶羽儀成服唯凶無吉文武俠
御不容獨鳴玉珥貂情禮二三理宜縗斬

沈文阿重議

檢晉宋山陵儀靈輿梓宮降殿各侍中奏又成服儀稱

靈輿梓宮容俠御官及香橙又檢靈輿梓宮進止儀稱直靈俠御吉服在吉鹵簿中又云梓宮俠御緣經在凶鹵簿中是則在殿吉凶兩俠御也

徐陵斷

梓宮祔山陵靈筵祔宗廟有此分判便驗吉凶按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竝是吉服宜容俠御獨為緣經邪斷可知矣若言公卿胥吏竝服緣苴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丈

物竝吉司事者凶豈容祗經而奉華蓋緣衣而升玉輅
邪同博士議

師知又議

左丞引梓宮祔山陵靈筵祔宗廟必有吉凶二部成服
不容上凶博士猶執前斷終是山陵之禮若龍駕啟殯
鑾輿兼設吉凶之儀由來本備準之成服愚有未安夫
喪禮之制自天子達案王文憲喪服明記云官品第三
侍靈人二十官品第四下達士禮侍靈之數竝有十人

皆白布袴褶著白絹帽內喪女侍數如外而着齊縗或
問內外侍靈是同何忽縗服有異答云若依君臣之禮
則外侍斬內侍齊頃世多故禮隨事省諸侯以下臣吏
蓋微至於侍奉多出義附君臣之節不全縗冠之費實
闕所以因其常服止變帽而已婦人侍者皆是卑隸君妾
之道既純服章所以備矣皇朝之典猶自不然以此而
推是知服斬彼有侍靈則猶俠御既著白帽理無彤服
且梁昭明儀注今則見存二文顯證差為成準且禮出

人情可得消息凡人有喪既陳筵几總帷靈房變其常儀蘆箔草廬即其凶禮堂室之內親賓具來齊斬麻總差池哭次玄冠不弔莫非素服豈見門生故吏綃縠間趨左姬右姜紅紫相揉况四海過密率土之情是同三軍縞素為服之制斯一遂使千門旦啟非塗堊於彤闈百僚戾止變服麤於朱韞而耀金在列鳴玉節行求之懷抱固為未愜準以禮經彌無前事豈成服之儀譬以山陵之禮葬既始終已畢故有吉凶之儀所謂成服本

成喪禮百司外內皆變吉容俠御獨不何謂成服若靈
無俠御則已有則必應緣服

謝岐又議

靈筵祔宗廟梓宮祔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
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緣爰至
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
靈展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
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緣經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

例豈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
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
或謂與成服有殊若爾日俠御文武不異維侍靈之人
主書宣傳齋幹應勅悉應不改

悉皆南史
作悉此日

蔡景歷又議

俠御之官本出五百爾日備服居廬仍於本省引上登
殿豈應變服貂玉若別攝餘官以充簪珥則爾日便有
不成服者山陵自有吉凶二儀成服凶而不吉猶依前

議同劉舍人

江德藻又議

愚謂祖葬之辰始終永畢達官有追贈須表恩榮有吉
鹵簿恐由此義私家放毀因以成俗上服本變吉為凶
理不應猶襲紈綺劉舍人引王衛軍喪儀及檢梁昭明
故事此明據已審博士左丞乃各盡事衷既未取證須
更詢詳宜詔八座

徐陵重答

老病屬續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玄見尤於
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
死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摧

侍中沈府君序集

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曰登高能賦可
為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
當世賢闕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
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

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
殊類有美於斯鬱為高士則余與夫千古所謂世親者
歟亦所謂友益者歟疇昔一面竭來二紀自揔角而接
清塵蒙長者之嘉醕屯險驟更懼娛中阻班超既反盛
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
不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駕知己難
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辭仍反于時屬有烽燧方勤
帷帳遂使褐裘莫計寶劍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

原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落花春風
數罵爭弄伯牙之絃寂寥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
盛烈清徽便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
以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為後
集

沈文阿

字國衡吳興武康人梁儒林峻子仕梁國
子博士領步兵校尉掌儀禮入陳歷兼國

子博士領
羽林監

稱大行議

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新除尚書
左丞庾持稱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

注宋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登輜輶侍中版奏已稱某謚皇帝遣奠出於陛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云大行皇帝請明如詳正國子博士領步兵校尉知儀禮沈文阿等議詔可

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推梁儀自梓宮將登輜輶版奏皆稱某謚皇帝登輜輶伏尋今俎祭已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關書藏於玄宮謂依梁儀稱謚以傳無窮隋書

文帝謁廟禮文議

帝即位尅日謁廟詔博士議其禮文阿議詔可施行

民物推移質丈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
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
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
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寬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
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
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為而
為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
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

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
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
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奠贄既竟又復致享天子
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
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
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
慶四廂雅樂歌奏歡欣今君臣吞哀萬民抑割豈同於
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

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饗受福寧謂賀酒邪
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
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

立教南史作逗
教萬民作兆庶

沈不害

字孝和吳興武康人歷通
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

上文帝請立國學書

自梁季喪亂至陳天嘉初
國學未立不害時為衡陽

王記室參軍兼嘉
德殿學士上書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
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

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
訓垂範啟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
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
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
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
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李年數鍾否剥戎狄外侵姦
回內熒朝聞鼓鼙夕炤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
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

修衰成之祠弗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
遂踰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
席之歎陛下繼歷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
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
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宮選公卿門子皆入于
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社方領矩
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
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

以自輔蒞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轡駕列庭青紫拾地
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暨
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
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師
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
前聖遺烈深以炯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
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
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筭輕獻瞽言伏增

悚惕

文帝詔答

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絕朕嗣膺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議依事施行

江德藻

字德藻濟陽考城人仕梁南兗州治中入陳歷御史中丞終新喻令

沈孝軌弟息除靈議

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樞在周

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
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未除
靈內外即吉為待主人還情理申竟以
事諮左丞江德藻議後依沈洙議奏可

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
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
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
此於人情或為未允中原淪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諮沈
常侍詳議

沈洙

字宏道吳興武康人兼
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

沈孝軌弟息除靈議

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者
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
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
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議以為禮無
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
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膺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
測其子制服依時釋纓此竝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

使便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尅愚謂宜依東關故
事在此國內者並應釋除緣麻毀靈附祭若喪柩得還
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絕域情禮
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
朝廷自應為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主祭
南史
喪作主

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議

天嘉元年八月尚書
儀曹請今月晦皇太

后禫除儀
注沈洙議

至親朞斷加降故再朞而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頻除故變之以纖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其情至加父在為母出適後之子則屈降之以朞朞而除服無復衰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絰可除不容復改玄綬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且禫杖朞者十五月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感故斷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為限大明中王皇

后父喪又申明其制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
禮惟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為王濬所
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案古循今宜以再周
二十五月為斷今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期宜除於
再周無復心禫之禮

隋書

許亨

南北郊祭五祀奏

天嘉中亨為大中大夫領
大著作攝太常卿奏制曰

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

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醢辜同為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

又除星位奏

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按周禮大

宗伯之職云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

文帝制報

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

又祀天三獻奏

制依議

梁儀注曰一獻為質三獻為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

按周禮司樽所言三獻施於宗祧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為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於質文拜獻之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準於宗祧三獻為允

隋書

王元規

郊壇增修丈尺議

宣帝以南北二郊卑下更議增廣太建十一年尚書祠部

郎王元規

議詔從

按前漢黃圖上帝壇徑五丈高九尺后土壇方五丈高

六尺梁南郊壇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高二丈七尺
北郊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即日南郊壇廣
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壇廣九丈三尺高一丈五
寸今議增南郊壇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
取於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壇
上方十丈以則地義下至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
丈二尺亦取二倍漢家之數禮記云為高必因丘陵為
下必因川澤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于郊周官

云冬日至祠天於地上之圓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記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於其質也以報覆燾持載之功爾雅亦云丘言非人所造為古圓方兩丘並因見有而祭本無高廣之數後世隨事遷都而建立郊禮或有地古而未必有丘或有見丘而不必廣絜故有築建之法而制丈尺之儀愚謂郊祀事重圓方二丘高下廣狹既無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今謹述漢梁并即日

三代壇不同及更增修丈尺如前聽旨尚書僕射臣繕
左戶尚書臣元饒左丞臣周確舍人臣蕭淳儀曹郎臣
沈客卿周元規議

隋書

虞荔

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仕梁歷鎮西諮議
參軍入陳除太子中庶子領大著作

鼎錄序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使九牧貢九金鑄九鼎於荆山
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攬之地圖其山川奇怪百
物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

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國都桀有亂德鼎遷于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命也及顯王姬德大衰鼎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於彭城大發徒出之不能得焉

虞寄

字次安荔之弟歷建安王諮議終太中大夫

諫陳寶應書

寶應晉安侯官人

寄梁代為岳陽王中記室侯景亂隨兄荔入臺京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將鄭瑋劫寄奔晉

安寶應方據有閩中得寄甚喜每欲引為僚屬寄固辭景平寄勸令自結高祖寶應從之高祖受禪以寶應為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錄其本系編為宗室是時留異為緡州刺史領東陽太守潛有逆謀寶應娶異女寄微知其意乃為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偽稱脚疾不起及異反寶應復資其部曲寄因書諫寶應大怒以寄有民望且優容之章昭達等討寶應兵敗走蒲田顧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既被擒凡諸賓客皆伏誅惟寄以先識免禍異亦為疾安都所執此書見陳書南史文苑英華稍異互注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

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
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悵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
涓塵莫効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欸願將軍留須臾之
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
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
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
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
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

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
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
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
軍運洞微之鑒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
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
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
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明詔款篤
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

說翻然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老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管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由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薦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銳精持鋒不可勝紀

陳書南史無龍戰至持鋒三句

人人自以為得之

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歸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

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地維重紐
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
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
士之說琳即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
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
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
高竇融寵過吳芮折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
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

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顏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
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盧諶當
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
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
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
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
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
鼠兩端惟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

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
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
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
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
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
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鄩右
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
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

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
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
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
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
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
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
為心修昨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
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

晉室顓頊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
有成功者乎又其事甚明十也為將軍計者莫若不遠
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
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
之宗社寄聞明者覽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
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蕃維尚少皇子幼沖
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
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蕃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

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敵願
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緜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

覺狂言鈇鉞之誅其甘如薺

世故南史作艱故莫効陳書南史作莫報思察英華

作思審不世一體作動俗折從衡英華作屢折從衡明詔英華作文詔翻然陳書作遽生愚管書史作愚筭有歸南史作有在所授英華作所在承基陳書作人基雄長南史作雄張至如陳書作至於孝頃英華作孝碩誤小牙英華作牙爪盧謏書史作畢謏之執南史作之事何得英華作可得狼顧南史作狼狠聲實虧喪英華作聲虧喪所知英華作所覓親信繫馬書史作擊馬誤之彊英華作之勢傾覆英華作下沒餘鄣右渠英華作餘黨渠魁非之日英華作之下之事作之勢修旰南史作宵旰誤稱兵英華作移兵莫若英華作宜若覽南史英

華作鑒再計英華作計始非稱臣下英華
有者乎二字文意不貫其甘書史作甘之

顧越

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仕梁領國子博士入陳歷散騎常侍

上文帝論宮僚疏

越天嘉中遷黃門侍郎侍講東宮以宮僚未盡時彥且太

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上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太子立為宣帝所廢

臣梁世薄官祿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幸屬聖明
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貴任
資臣以厚秩二宮恩遇有異凡流木石知感犬馬識養
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善春宮

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承疑
未極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潔正人當趨奉龍樓晨游
夕論恒聞前聖格言往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
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徵求政是懷此不言則為有負
明聖敢奏狂瞽願留中不泄

南史

顧野王

字希馮吳郡吳人仕梁中領
軍入陳歷黃門侍郎光祿卿

進玉篇啟

凡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唐
初孫強增三十卷宋祥符中頒刻

大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黃門侍郎兼大學
博士顧野王啟進自為叙殿下為簡文帝

竊聞兩儀倣啟九皇始君情性初動有巢肇制三聖代
立十紀遞興龍牒浮河龜書起洛八卦既陳六爻攸敘
篆素之流是焉而出至於精課源妙求其本始末學敷
淺誠所未詳雖復研考六經校讎百氏殊非庸菲所能
予奪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伏惟聖皇馭寓膺錄受
圖德尚昊軒功超姁姁通妙廣運乃聖乃神經天曰文
止戈為武百工維理庶績咸熙勸以九歌撫之八柄修
文德以來要服舞干戚以格有苗是故仁風所扇九服

蒙靈正朔所班四荒懷德取衣雒樹則肅慎識受命之
興夷波海水則越裳知聖人之德豈但中和樂職近播
岷峨德廣所覃旁流江漢殿下天縱岳峙叡哲淵凝三
善自然匪須勤學六行前哲寧以勞喻是以聲覃八表
譽浹九垓規範百司陶鈞萬品猶復留心圖籍俛情篆
素糾先民之積謬振往古之重疑簡冊所傳莫今比盛
野王沾濡聖道沐浴康衢不揆愚淺妄陳狂狷徒夢收
腸終當覆瓿空思朱墨懼必無傳悚悻交心罔知攸措

謹啟

玉篇

玉篇序

野王父烜為梁臨賀王記室以儒術知名故序云預續過庭按其題大廣益

會玉篇序則唐孫強及宋吳銳丘雍等所廣益為名也

昔在庖犧始成八卦暨乎蒼頡肇創六文政罷結繩教興書契天粟晝零市妖夜哭由來尚矣爰至玄龜龍馬負河洛之圖赤雀素鱗標受終之命鳳羽為字掌理成書豈但人功亦猶天授故能傳流輿典鈎探至顯揚顯聖謨耀光洪範文遺百代則禮樂可知驛宣萬里則心

言可述授民軌物則縣方象魏興功命衆則誓威師旅
律存三尺政仰八成聽稱責於附別執士師於兩造勒
功名於鍾鼎頌美德於神祇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雕
金鏤玉升崧岳而告平汧竹裁縑寫憲章而授政莫不
以版牘施於經緯文字表於無窮者矣所以垂帷閉戶
而覲遐年之世藏形晦跡而識遠方之風遵覽篆素以
測九垓則靡差膚寸詳觀記錄以游八裔則不謬毫釐
鑒水鏡於往謨遺元龜於今體仰瞻景行式備昔文戒

慎荒邪用存古典故設教施法無以尚茲經世治俗豈
先乎此但微言既絕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墳競開異義
六書八體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百
家所談差互不少字書卷軸舛錯尤多難用尋求易生
疑惑猥承明命預纘過庭總會衆篇校讎羣籍以成一
家之製文字之訓備矣而學慙精博聞見尤寡才非通
敏理辭彌躋既謬先蹤且乖聖旨謹當端笏擁篲以俟
嘉猷

虎丘山序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
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秀
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枝十仞掛藤葛與懸蘿曲澗
潺湲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頽而更綴抑巨麗
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
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於鐘
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麗之章入谷忘歸

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鑣競雕蟲於山水雲合霧集
爭歌頌於林泉于時風清邃谷景麗修巒蘭佩堪紉胡
繩可索林花翻灑乍飄颺於蘭皋山禽嚶嚶響時弄聲於
喬木班草班荆坐蟠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
縹瓷而酌旨酒剪綠葉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逕齊蹤
鎗然似共九成偕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徐君敷

御史中丞

劾南康嗣王方泰奏

高宗幸大壯觀閱武方泰
當從不行微服往民間淫

人妻為州所錄又率人仗傷禁司兼
御史中丞徐君敷奏聞上可其奏

臣聞王者之心匪漏網而私物至治之本無屈法而申
慈謹案南康王陳方泰宗屬雖遠幸託葭莩刺舉莫成
共治罕績聖上弘以悔往許其錄用宮闈寄切宿衛是
尸豈有金門旦啟玉輿曉蹕百司馳驚千隊騰驤憚此
翼從之勞妄興晨昏之請翻以危冠淇上袿服桑中臣
子之僞言莫斯為大宜從霜簡允置冬官臣等參議請依
見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謹以白簡奏聞

劾武陵王伯禮奏

伯禮世祖第十子為吳興太守恣行暴掠大建十一年被

代遶廷不發君
數奏聞詔可

臣聞車屨不俟君命之通規夙夜匪懈臣子之恒節謹案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夙擅英猷久馳令聞惟良寄重粉鄉是屬聖上愛育黔黎留情政本共化求瘼赴早皇心遂復稽緩歸驂取移涼燠遲回去鷁空淹載路淑慎未彰違情斯在繩愆檢迹以為懲戒臣等參議以見事免伯禮所居官以

王還第謹以白簡奏聞

宗元饒

南郡江陵人
歷吏部尚書

劾奏蔡景歷

高宗大建五年吳明徹北伐所在
克捷方欲進圖彭城景歷諫稱師

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高祖惡之出為豫章
內史未行以在省之日賊汙狼藉御史中丞

宗元饒奏劾詔可及
明徹敗即日追還

臣聞士之行已忠以事上廉以持身苟違斯道刑茲罔
赦謹按宣遠將軍豫章內史新豐縣開國侯景歷因藉
多幸豫奉興王皇運權輿頗參締構天嘉之世賊賄狼

藉聖恩錄用許以更鳴裂壤崇階不遠斯復不能改節
自勵以報曲成遂乃專擅貪汙彰于遠近一則已甚其
可再乎宜置刑書以明秋憲臣等參議以見事免景歷
所居官下鴻臚削爵土謹奉白簡以聞

劾奏合州刺史陳裒

裒賊汙狼藉遣使就諸歛
魚又於六郡乞米元饒劾

奏詔

可

臣聞建撫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
汙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

國侯合州刺史臣裒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尅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歛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沈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置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裒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

傳緯

字宜事北地靈州人秘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

獄中上後主書

緯為文典麗甚為後主所重然性木彊不持撿操因疎緯舍人

施文慶等譖緯受高麗使金下獄緯憤恚上書後主怒賜死

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盱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賂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

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

君人英華作人君下民南史作

黔黎生民作百姓英華作生民百姓
離散史作兆庶流離僵英華作轉誤

章華

字仲宗
吳興人

極諫後主書

華為大市令辭疾鬱鬱不得志
頑明初上書極諫被殺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
高宗尅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
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
嬖寵惑於酒色祀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

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若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臺矣

並陳

書

徐伯陽

字隱忍東海人仕梁侯官令入陳歷新安王府諮議參軍

皇太子釋奠頌

天嘉十一年後主時為皇太子幸太學命伯陽為辟雍頌甚見

佳賞

穆穆皇儲莪莪副主道尊主宅德崇監撫春誦夏絃冬書秋羽漢名趨幄周朝問豎翔集禮闈逍遙義府四海

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肄崇儒肅
成丹書貴道黃金賤羸涿泗興業闕里增榮青槐蔭市

玄冕飛纓

陳暄

義興國山人丈夫才俊逸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江總孔範等

並為押客
以事忤死

與兄子秀書

暄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洗酒暄曉過差
非度秀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
暄聞之
與秀書

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
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
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惟吾
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所志
耶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
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
翻成可恠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于顏原名
未動于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

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言酒之猶水水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

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
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杯鐺吾口
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正言
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夕

言非爾所及

南史 天一作笑
以不飲酒作不以

張正見

字見贖清河東武城人梁彭澤令入
陳為撰史著士累遷通直散騎侍郎

謝賜錢啟

宜期疲病壁立猥蒙殊賜名稱榆莢非投飲馬之橋價

重圓泉寧棄呪鷄之野暫移周府纔經漢鑄始降王門
忽光私室青鳬委質笑夷甫之不言赤仄垂緡重河間
之能數

初學記

姚察

字伯審吳興武康人梁原鄉令入
陳歷吏部尚書終隋太子內舍人

陳讓終喪表

察居父憂起兼東宮通事舍人頻
有陳讓詔答俄敕教知著作郎事

臣私門豐禍併罹殃罰偷生晷漏冀伸情禮而疋疹相
仍苴莖穢質非復人流將畢苦壤宣期朝恩曲覃被之
纓紱尋斯寵服彌見慙覲且宮闈秘奧趨奏便繁寧可

以茲荒毀所宜叨預伏願至德孝治矜其理奪使殘魄
喘息以遂餘生

後主詔答

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狗情禮未膺刀筆
但叅務承華良所期寄允茲抑奪不得致辭也

遺命

察入隋歷授太子內舍
人大業二年終于東都

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歛以法服竝宜用布上周
於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

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羸車即送厝舊塋北。吾在梁
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苦薩戒。自爾
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嘗得流連山寺。一去忘歸。及仕
陳代。諸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主恩遇官途。遂至通顯。
自入朝來。又蒙恩渥。既牽纏人世。素志弗從。且吾習蔬
韭五十餘年。既歷歲時。循而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
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菓菜。任家有無。
不須別經營也。

謝貞

字元正陳郡陽夏人
南平王友招遠將軍

遺族子凱疏

貞以母憂哀毀病亟遺言告凱
部尚書姚察往省之間以後事貞曰族子凱
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弱兒甫六歲名靖
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為託耳察啟後
主教長
給衣糧

吾少罹酷禍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
二十餘載號天踏地遂同有憾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
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隕

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
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
正恐過為獨異耳可將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葦茨
坎山而埋之又吾終尠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
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
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陳書

陳文紀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陳文紀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_臣瑚圖禮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樾珩

校對官中書_臣朱炘

謄錄監生_臣趙元麒

欽定四庫全書

陳文絕卷八

明梅鼎祚編

江總

字總持濟南考城人經子梁太子中舍人入陳歷尚書令陳平入隋為上開府

自叙略

總之自叙時人謂之賁錄

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
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為上計吏
先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
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大建之世

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後主昔在東
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闊嗣位之日時寄謬隆
儀刑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
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也況復才未半古尸
素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為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
冕儻來之一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
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
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

頗知自勵而不能疏菲尚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

陶貞白先生集序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
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散於驕侈君
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殛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
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
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
瑤璽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

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敕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山水納袍賦序

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因題此賦

華貂賦序

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垂錫仰銘恩澤謹題小賦

陳六宮謝表

恭膺禮命愧集丹縷之顏拜奉曲私愁紫翬羽之色曾
宮夜火伯媛匪驚楚榭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
風雲寫潤遂復位宗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輶耀
彩何以弼佐王風克柔陰化兢惶並集追想流行之詩
荷據相并遂失鳴環之節

六宮謝表

鶴籥晨啟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袿香

飄霧縠媿纏艷粉無情拂鏡愁紫巧黛息意臨牕妾聞
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
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
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悚戴

太保蕭公謝儀同表

阪泉野戰曾無汗馬之勞代邸運籌又闕前戈之勇薄
伐專征早遊邊外執玉奉酎又虧朝則王人降止朝冊
遠臨奉述敕書曲停表奏滄波阻復既杜敬仲之辭關

路悠長致絕趙襄之讓心馳紫路登文石而莫由目送
白雲拜承明而無日

為沈尚書君理讓右僕射領吏部表

辛香以來安石以後遵其軌躅必大厦之棟梁摠其寄
任亦巨川之舟楫未有綿力薄材輕膺此舉

為衡陽王讓吳郡表

芝泥馳印發命開函

闕

頴之誠夏霜易實兢惶之至春

冰可涉臨輜回軾即事何取廣川無聲頗知自匹

讓尚書令表

臣弱歲立朝本無竒志每謂任登常伯足承基緒值梁
季不造收拙人間東竄三江南徂百越不知秦漢十有
七年心跡退黜平生畢矣但野性疎懶不屑死增俯仰
乖時人物多忤天飛踐阼任寄隆重謬以商丘之木遂
比舟楫之材燕岱之石混同瑚璉之器當由崇賢使舉
早守名節竊以天府文昌萬方之數天官冢宰無所不
統禮尊三獨事昭百揆曠職云久三十餘載一旦開置

必資望實豈期廷典私偏濫庸菲薄陛下聽覽餘辰曲
垂昭納遂斯反汗高選具瞻則敝蓋敝帷使臣暮齒歲
制月制賒臣皓髮

讓尚書僕射表

藻鏡官方品裁人物門驚如市不慙屋漏心抱如水無
欺暗室但屢淹星鳥每知忝素世網拘束事歸僂俛今
此召會尤增據蒞竊以端揆副職官稱師長革履升降
傳呼寵赫儀刑朝首冠冕彞倫兼復參摠衡流匡佐聖

治妄膺重責必踐危機

讓吏部尚書奏

竊以漢置五曹方今六尚魏隆八凱擬古六卿近喻喉
舌遠膺樞斗至如東京許郭西晉裴王仰首伸眉可得
論列此矣但臣門基世緒晉宋已來內侍帷扆入尸衡
尺或年甫將立或歲未強仕是以退思弱冠追傷疇昔
早塵華任見知名輩常謂忝竊匪朝伊夕豈期梁室多
故有志無時平生意氣颯爾零落特由邀奉嘉運千載

一時惟奮寵靈遂臻於此

謝敕給鼓吹表

略尋近古逖聽前事王文憲匡佐革命沈隱侯經綸始
運騎吹之榮猶難忝冒以臣況此實非倫輩豈可更崇
文物重假名器高臺迢遞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
青春而奏曲

除太子詹事謝東宮啟

摠天嘉中遷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以與太
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徵行

摠舍大帝
怒免之

庇身修德濫迹端形陳羅故葛攀附不涯解角蛻鱗超
踰非次方辭璽會覲收渥澤

除尚書令謝臺啟

摠至德中授尚書令
給鼓吹一部加扶

竊以昔之冢司今日端揆頃同台袞無人則闕臣之朽
薄安可叨責謹當奏承夜月翼奉三司之旨聲寄浮雲
方祈九天之路

除尚書令斷表後啟

司會治本冢宰朝端搢紳所屬儀刑攸在皇代以來無人則闕陛下將備厥職用穆臣僚不容始自庸菲以謹物議當今藩翰至戚不無其才廊廟重臣亦有其器伏願檢俞往之則闡平章之道臣沿心布款有理存焉

一作化用一作以才
一作人檢一作慎

上毛龜啟

按藝文云隋江總上毛龜啟則此入隋所上

臣聞聖王受命以代紹興日月精明之狀煙雲爛熳之采神鼎出於汾陰寶玉開於張掖靈山奧澤卉木呈祉

靜海澄波鱗介禔福靡不顯符瑞以固洪基肇徵祥以
光永世者也影合四靈光分五色懷星拖月負字銜圖

並藝文
類聚

皇太子太學講碑

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瑤星躔其永厯重華
誕睿興於大鹿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鴻
才海富逸思泉瀉含毫落紙動八閩之歌謠隻句片言
諧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壓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

跨魏王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開獻書之路帷帳叢殘
家壁遺逸紫臺祕典綠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簡外
史所掌廣內所司靡不飾以鉛槧雕以緗素此文教之
修也

吳興郡廬陵王德政碑

卓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謙懷虛已偃息流略翺
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古如斯學兼之矣睢陽
肇構碣石初開賜田待士膀道求材剖符彭國述職琅

臺去謠曙鼓留歌暮來

廣州刺史歐陽頎墓誌

公家習尚書少府儒高於漢冊世居渤海太守文重乎
晉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敦睦家積
遺財並讓諸季兼調同壤公舍章內暎遠識沈通室嗜
欲謹言行資貞幹事廉隅梁室不造凶羯憑凌公被銳
執堅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始
興縣侯而犬戎弑逆宗社播遷陳纂揖讓攸歸高祖恩

加惟舊授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進為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號征南將軍加鼓吹一部巫山遠曲喧騎吹于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于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寬徭省賦化百越之歸心撫寒投醪感三軍之死力在室如賓寧慙屋漏不貪為寶每畏人知殺青無兼兩之疑薏苡豈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夷齊之心遺慶遺風方留豹產之德

特晉光祿大夫徐陵墓誌銘

耕耘書圃弋獵文場藻思綺合尺牘繡揚辭奔太史筆
利干將心緘武庫口定雌黃奉使巡採絕域遐深市朝
遷貿陵谷相侵形寄王績名宣攀附高排閭闔鬱轉雲
路年踰致仕齒及懸車夜漏方盡馳光復斜平原出宿
庠序為家隴愁宿霧松悲閒鳥地迴雲低山重樹小九
原孤月三泉送旒疇曩行役共上河梁余因病免君事
遠將痛心期之徂謝憫時代之銷亡異鐫石於玄冢留

清風於故鄉

故侍中沈欽墓誌

早結南陽之親致興沛市之役四埏多難三江屢梗君
敦淳化以勵澆風庶滌清流以蕩濁俗早邁紫雲遂濡
碧海奮里閭之寵躍車馬之貴哂竇氏之青山恥郭家
之金穴

司農陳暄墓誌銘

其文駸駸其筆縱橫背碑即誦據馬俄成誹諧見賞調

笑忘情兩宮寵官四主恩榮萬事依息一朝追送疇昔
命觴文可吟諷今日酹酒長悲且慟

魯廣達墓銘

廣達為中領軍隋伐陳與賀若弼
力戰兵敗就執以憤慨卒摠題詩

棺頭又製墓

銘其略曰

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
冑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凜嚴霜懷恩
感報撫事何忘

芳林園天淵池銘

歲次執徐月維大呂爰命梓匠廣修畚鍤標置舊址開
浚昔基東西彌望雲霧之所澄蕩南北紆紫虹霓之所
引曜曉川漾壁似日御之在河宿夜浪浮金疑月輪之
馳水府前瞰萬雉列榭參差却拒三襲危巒聳峭瓌鳥
異禽自學歌舞神木靈卉不知搖落但叔皮覽海序蛟
螭之汎濫吉甫臨舟美檉松之蒼茸尚復著在吟詠緘
彼緹紉况我君門盛事未記謬頒待詔謹製銘云石溝
溜密蘭渚潮平九華閣道百丈層盈液搖殿色殿寫波

明

永陽王齋後山亭銘

叢臺造日溜館連雲錦墻列績繡地成文吾王卓爾逸
趣不群梅梁蕙閣桂棟蘭枌竹深葢雨石暗迎曛激流
疑疏構峰似削苔滑危磴藤攀聳壑樹影搖窓池光動
幕月澄瑤淑風清近壑雪岫難消花園易落高桐百尺
垂楊五株開榮九畹結秀三珠山條紫的水葉紅鬚抽
芳繞雷接翠分衢亭謹旅鶴浦噪驚鳬前列枚馬後招

申白諷誦楚詩精微沛易叢桂留賞散金匪惜不羨睢
陽還嗤碣石馳聲終古服義無數

玄圃石室銘

仙嵒石榻仙宇石墻地云正域道示修羊紫煙碧露絳
雪玄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徙構震方遠跨
飛梁俛臨倒景瓊藻珠樹金階玉井映日分暉搖風共
影岫濃翠合林虛桂靜朔去偷桃董來貨杏檐非刻削
戶恣登臨迎春花近避暑者涼深秋雲卷闔冬霰停陰桐

金匱要略卷八
棲鳳來竹化龍吟輕飛亂色激溜成音天縱儲睿生知
作兩弦誦餘隙仁智為賞河曲停遊洛濱息往祥梨吐
秀瑞燕流響一物或鑄萬國斯仰

方鏡銘

此鏡以照着衣鏡背圖刻八卦二十八宿仁壽殿前無
以加斯彫麗也玄枵命巧仲呂呈祥金鑄石漢銅鑄丹
陽價珍負局影麗高堂圖星擬蓋寫卦隨方明齊水止
照與天長增輝兔苑永侍龍光

莊周畫頌

玉潔蒙縣蘭薰漆園丹青可久雅道斯存夢中化蝶水
外翔鯤出俗靈府師心妙門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
天地共是籠樊

陳宣帝哀策文

望蜃緯而攀標拜龍敢而慟絕變五統而淒涼迴三辰
而慘切感川岳而地維傾號穹蒼而天柱折千秋茂德
萬世鴻名爰詔掌禮式序英聲其辭曰媯水樞宿姚墟

大虹謳歌承厯揖讓受終重規帝緒踵武王風名山紀
迹清廟傳功我后丕承思弘祖業莅政恭己臨朝凝默
煥爛九功歲蕤七德憲章昭著威靈允塞爰茲發迹天
步艱難連華滕衛比譽應韓羽儀戚右軒冕朝端祈膺
當壁繇顯大橫延喜授玉告善飛旌神器有奉性道無
名詩頌唐年樂舞姬日仁聲汪濊武義洋溢理訟摠街
凝情衢室巡望如禮幽祇咸秩疆垂畔援關檄虔劉治
兵丹浦獲醜青丘屠釣且拔管庫方搜如龍駕鼓獻雉

焚裘天必呈祥地寧愛寶神禽奇獸嘉穀靈草屈軼
抽階飛黃伏皐綺雲舒慶珠星照老廣敷丘索弘啟膠
庠書林吐馥文囿含鏘南洽侯衛北暢遐荒殷羅自解
周圖無傷金莢掩色玉床弗豫天駟催鑣王良失御鑄
鼎奚益綴衣何處漫漫幽夜冥冥上仙長違拜日失意
祈年寧神卜兆晏駕迴天銅麟感泣銀海埋田出德陽
之廣殿動繁笳之哀轉渡洛水之浮橋望偃師之近縣
背紫陌而未遠隱黃山而不見鐸啟挽而依依馬嘶風

而戀戀平原欲晦落日將垂鳳蓋飄而水暗鸞蹕聳而
山危曳蛇旗之舒卷開翠野之參差鳥哀哀而驚曙松
瑟瑟而吟枝異故鄉之絲竹非舊宅之埧荒掃秋葉而
無盡薦春櫻而願知北邙已謝西陵何有遠宿蒼梧便
乖仁壽聲合韶護道宣戶牖共瀛海而恒流並嵩華而
莫朽

梁故度支尚書陸君誄

君諱襄字師卿吳人也祖惠徹宋車騎府法曹行參軍

父閑揚州別駕齊永元紹歷蕭遙光謀反伏誅閑以州
職見害子絳其日并命忠孝之道萃此一門襄時年十
四號毀殆滅布衣蔬食終于身世起家著作佐郎出為
永寧縣令累遷臨川王廬陵王法曹外兵記室入為太
子洗馬掌管記中書舍人管記如故為丹陽尹永俄遷
太子庶子掌管記揚州治中太子家令領國子博士管
記如故丁母顧夫人憂廬乎墓所服闋又從家令轉中
庶子並掌管記遷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出為鄱陽內

史除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
太清二年三月京師傾覆君竄跡還鄉吳民陸黯起義
民攻郡擾攘之際憂憤而終春秋七十有二余避世河
澨暫之吳國百舍不容千里無饋陸公國士之眷惠好
之深朝同飪粥夕共瓢飲契闊晤言流連晦朔日月逝
矣懷古何忘臨哀能謀久願搖筆時事述邇不遑削橐
梁季適越未戢干戈陳世入仕累牽物役杼軸於懷四
十餘載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已洎就木幾何

但東海成田南冠永繫龜山更促空想吹笛之哀馬角
徒生絕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攬涕操觚乃為誄曰
嫺苗碩茂完裔繁昌賓門穆穆筮仕鏘鏘食采命氏遐
哉陸鄉四升臺省八辟賢良分柯振葉令聞令望玄蕤
朱韞翠弁金鐙流聲世祀列讚祠堂別駕貞烈志存名
教捐生狗主知死不撓暉映泉壤痛此忠孝於鑠夫子
積德累仁韜光戢耀隱璞含真居哀能痛至情通神淚
枯隴樹哀感馴禽永慟家禍長號不辰玄黃絕睇蔬布

終身心符屈婞室等原貧分甘共戚內族外姻求之今
古斯為異人月下秦章螢前讀史給紙蘭臺觀書洛市
強學待問潤身為己結髮濯纓登朝入仕昂昂逸驥逐
日千里宛宛長離陵江迅起枳棘栖鳳化行乳雉平臺
累陟石扇暫履跼伏不競替絲自理綺席無譏師訓胄
子驥足時務俊民斯俟秋實選能春華備美思媚儲后
遊息承華書記策擢爵命增加彈碁擊筑沉李浮瓜追
隨飛蓋侍從鳴笳二儀迴幹四氣淹賒離景遽沉前星

淹滅撫已惟舊懷恩守節昔荷故臣攀號聲折登高能
賦大夫就列金華式肇更奉清切修竹貞松含霜抱雪
下車軒日求瘼康時良辰坐嘯朗夜卧治懸魚化靜佩
犢去思廣宏條教精察毫釐典選搜揚操刀密勿不紊
朱紫傍無請謁秘署學林得人超忽延閣緬素校文遺
闕工妙鉛槧譽成朞月鴈行攸序龍作簡材讓珠不拜
賜劔恩來帝曰俞往爾行兼該金城失險玉弩流災年
臻几杖病息草萊世故天禍臣悲主辱露盡朝陽風驚

夜燭黃鵠超遙白駒何促事迫歸魂依然啟足悠悠世
路辛苦艱虞尋戈滿道暴骨交衢家無半菽地絕飛芻
念君桑梓零落凋枯傷君井邑孑戾崎嶇喪亂絕卜葵
藿荒蕪淒涼故友擗標遺孤臨穴外野撫棺窮途嗚呼
哀哉為善豈懼修名難假德履中和道周文雅不朽之
迹非謂泉下疊疊清風泠泠獨寫嗚呼哀哉

何之元

廬江潛人始興王
諮議參軍卒于隋

梁典序

之元銳精著述以為梁世肇自武皇終
于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迹足以垂

鑒戒定象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于
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為三十卷號

曰梁典

其叙曰

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
非帝王之籍也按三皇之簡為三墳五帝之策為五典
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尚書述唐帝為堯典舜帝為舜
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為義大矣哉若夫馬史班
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曰
志摠其三國分路揚鑣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為帝典

既云師古在理為優故今之所作稱為梁典梁有天下
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
言未為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為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
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為追述高祖
生自布衣長于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偽爰
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實云殷阜今以如干卷為
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如
干卷為叙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

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
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勲有
屬今以如干卷為世祖至于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
皇紹世仍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為敬帝驃騎王琳崇立
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為後嗣主
至在太宗雖加美諡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于
賊景故也承聖紀歷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詳
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

宜詮叙按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由此而言
實資詳悉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而易尋也
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原始自一君終為二主事有相
涉言成漫混今以未分之前為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
輔為東魏宇文所挾為西魏所以相分別也重以蓋彰
殊體繁省異文其間損益頗有凡例

梁典高祖事論

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氤氲萬古考其寬猛知

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曩求今工拙
可見齊季昏虐政由羣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藩戚懼淫
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舉荆雍之師興湯
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響應取鄢郢若
拉枯定金陵如沃雪黃鉞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
無怨黷樂推有在代德是膺逆取順守享年四紀萬幾
事廣六職務殷負宸君臨勤於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
已加以藝業之美莫以比倫洞曉儒玄該羅內外舉洙

泗之餘教針其膏肓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於是廣
開庠序敦勸後生親自觀試策其優劣由近及遠咸從
風化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士於斯為盛至
若御民之術未為得也敢以狂瞽請究其說夫根深者
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欲其茂長前為深廣是以擇
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園于六鄉封城號于千里其外則
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野立樹黨閭境隴以
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於上天子執

賞罰以臨于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于內朝九
牧佐于外政間之以賢戚叅之以懿親宏仁義於區中
被禮樂於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爾乃覬覦之
心絕兵戈之豐息刑辟靡用獄訟罔興然後龜龍遊于
池沼鸞鳳栖于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於上民亂於下
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續顛而必扶數百年外
方至於滅周道既沒斯風漸喪洎于後代其弊尤甚罔
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蒞民之長守次更為前人

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於道塗為君者甚多民者甚少由是君臣之義薄狡惡之萌興上下遞憎甚于仇敵百城恣其暴奪億兆困其誅求捐棄舊鄉奔亡他縣地荒邑散私少官多於是倉庫既空賦歛更重天示譴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命轟然土崩數十年間還為黎庶高祖博覽今古備觀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人並為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

事王侯或依將帥攜帶妻累隨逐東西與藩鎮共侵漁
助守宰為蝥賊收縛無罪逼迫善人民益流離室皆荒
毀由是劫抄蜂起盜竊羣行陵犯公私經年累月抵罪
者比室陷辟者接門青災亟降囹圄隨滿朝散夕聚有
若市廛加以朝務內叢而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
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湊人君雖敏有所
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親覽忘彼責成就
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弊棄更張之善屈子投江

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喻其悲自五胡競逐晉室東徙
權寓江濱遂淹時代桓伐燕秦而不振劉克函洛而還
亡至於宋齊疆場侵蹙高祖躡斯顛運有志吞并斯實
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
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訖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吳
前為其政兵強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夫差再舉而
霸中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
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

者出師必先料敵豈可暗茲人事幸彼天時者哉且國
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
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城驅我人而圍天闕勢若破
竹易若轉圜萬里糜沸四方瓦解社稷淪胥龜玉毀廢
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太宗孝慈仁愛實守文之君
惜乎為賊所殺至乎文章妖艷墮隊風典誦於婦人之
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
蟲之技非關治急壯士不為人君焉用世祖聰明特達

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為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
星象之功窮著龜之妙明筭法于馬室不愧鄭玄辨雲
物於魯臺無慚梓慎至於帷籌將略朝野所推遂乃撥
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絕扶天柱之將傾黔首
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其夷乎鯨
鯢既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楚返駕東都禋祀宗祊
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闕宇文之和通以萬乘
之尊居二境之上夷虜乘釁再覆皇基率土分崩莫

之攸暨謀之不善乃至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而貞陽以傍枝外入濫尸非次陳武興勤王之師至正當壁之后驅斥僭王誅鉏亂臣國亡重康彝倫復叙既而天不福善早逝登遐土德代興火行告謝驃騎王琳遠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頽運於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鬪水潰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土若乃葦宏興周而速咎王永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

也是以禹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至梁室有異於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翻身招于禍亂世祖復讎雪恥翻手命于寇讐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而祚徙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自天所祐歸于有德之元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但梁室極促簡牘多闕所得遺逸略不盡舉未獲旋反更窮搜訪采其聞見者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毛喜

字伯武滎陽陽武人歷南安內史徵為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

弟還帖

事務殷繁

闕

足疲叅吾者忽劣劣理弟還久叙接有日

其間故臨不具毛喜

東書堂帖有闕字

伏知道

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寬太常卿國之子官至司徒左長史侍中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姪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為歡非夢人慚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

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徒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
行憶異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幔速
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烟淚滴
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
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綠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
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
子當令照影霞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窓獨坐嫦娥笑人

姚最

一作勗
吳興人

續畫品

夫丹青妙極未易言盡雖質沿古意而文變今情立萬
象於胸懷傳十祀於毫翰故九樓之上備表仙靈四門
之墉廣圖賢聖雲閣興拜伏之感掖庭致聘遠之別凡
斯緬邈厥迹難詳今之存者或其人冥滅自非淵識博
見孰究精粗擯落蹄筌方窮致理但事有否泰人經盛
衰或弱齡而價重或壯齒而聲道故前後相形優劣舛

錯至如長康之美擅高往策矯然獨步終始無雙有若
神明非庸識之所能效如負日月豈末學之所能窺荀
衛曹張方之蔑矣分庭抗禮未見其人謝陸聲過於實
良可於邑列於下品尤所未安斯乃情有抑揚畫無善
惡始信曲高和寡非直名謳泣血謬題寧止良璞將恐
疇訪理絕永成淪喪聊舉一隅庶同三益夫調墨染翰
志存精謹課茲有限應彼無方燧變墨回治點不息眼
眩素縟意猶未盡輕重微異則妍鄙革形絲髮不從則

懽慘殊觀加以頃來容服一月三改首尾未周俄成古拙欲臻其妙不亦難乎豈可曾未涉川遽云越海俄覩魚鱉謂察蛟龍凡厥等曹未足與言畫矣陳思王云傳出丈士圖生巧夫性尚分流事難兼善躡方趾之迹易不知圓行之步難遇象谷之風翔莫測呂梁之水蹈雖欲游刃理解終迷空慕落塵未全識曲若永尋河書則圖在書前取譬連山則言由象著今莫不貴斯鳥跡而賤彼龍文消長相傾有自來矣故倭斷其指巧不可為

杖策坐忘既慚經國據梧喪偶寧足命家若惡居下流
自可焚筆若冥心用舍幸從所好戲陳鄙見非謂毀譽
十室難誣佇聞多識今之所載並謝赫所遺猶若文章
止於兩卷其中道有可采使成一家之集且古今書評
高下必詮解盡無多是故備取人數既少不復區別其
優劣可以意求也

湘東殿下

梁元帝初封湘東王
嘗畫芙蓉湖醺鼎圖

右天挺命世幼稟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非復景行

所能希涉畫有六法真仙為難王於像人特盡神妙心
敏手運不加點治斯乃聽訟部領之隙文談衆藝之餘
時復遇物援毫造次驚絕足使荀衛閣筆袁陸韜翰圖
製雖寡聲聞於外非復討論木訥可得而稱焉

劉璞

右肩祖之子少習門風至老筆法不渝前制體韻精研
亞於其父信代有其人茲名不墜矣

沈標

右雖無偏擅觸類皆涉性尚鉛華甚能留意雖未臻全美殊有可觀

謝赫

右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點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靚粧隨時變改直眉曲鬢與世事新別體細微多自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顰至于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壯雅之懷然中興以後象人莫及

毛惠秀

右其於繪事頗為詳悉太自矜持審成羸鈍適勁不及
惠遠委曲有過於稜

蕭賁

右雅性精密後來難尚含毫命素動必依真嘗畫團扇
上為山川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方寸之中乃辨千
尋之峻學不為人自娛而已雖有好事罕見其迹

沈粲

右筆迹調媚專工綺羅屏幃所圖頗有情趣

張僧繇

五代梁時
吳興人

右善圖塔廟超越羣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異貌
殊方夷夏實叅其妙俾畫作夜未嘗厭怠惟公及私手
不停筆但數紀之內無須臾之間然聖賢矚矚小之神
氣豈可求備于一人雖云晚出殆亞前品

陸肅

一本作
宏肅

右綏之弟早藉趨庭之教未盡敦閱之勤雖復所得不

多猶有名家之法方效輪扁甘苦難沒

毛稜

惠秀
姪

右惠遠之子便捷有餘真巧不足善於布置略不煩草
若比方諸父則牀上安牀

稽寶鈞

聶松

右二人無的師範而意兼真俗賦彩鮮麗觀者悅情若
辨其優劣則僧繇之亞

焦寶願

右雖早游張謝而靳固不傳旁求造請事均盜道之法
殫極斲輪遂致兼採之勤衣文樹色時表新異黠黛施
朱重輕不失雖未窮秋駕而見賞春坊輸奏薄伎謬得
其地今衣冠緒裔未聞好學丹青道湮良足為慨

袁質

右舊之子風神俊爽不墜家聲始逾志學之年便嬰瘡
癩之病曾見草莊周木鴈卞和抱璞兩圖筆勢適正繼
父之美若方之體物則伯仁龍馬之頌比之書翰則長

瘠埋骨之方雖復語迹異途而妙理同歸一致苗而不實有足悲者無名之實諒在斯人

釋僧珍

釋僧覺

右珍遽道愍之甥覺姚曇度之子並弱年漸漬親承訓勗珍乃易於酷似覺豈難負析薪染服之中有斯二道若品其工拙蓋嵒聶之流

釋迦佛陀

吉底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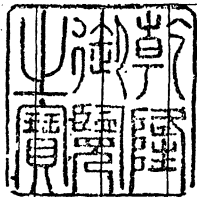
摩羅菩提

右此數手並外國比丘既華戎殊體無以定其差品光

宅威公雅耽好此法下筆之妙頗為京洛所知聞

解舊

右全法章蘧筆力不逮通變巧捷寺壁最長



陳文紀卷八